



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唐書三百四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知制誥
守尚書吏部侍郎尤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適字季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倚氏尉武

后脩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為使取文學士

綴集於是適遊學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間沈

佺期滿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

兼脩書學士景龍初又擢脩文館學士睿宗時特

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贈具州刺

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勅其

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
及未病時衣冠往賓石榻上置所讀九經要句及
素琴于前上書其達子季卿亦能文舉明經博學
宏辭調鄆尉肅宗時為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別
駕代宗立還為京兆少尹復授舍人進吏部侍郎
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技幽滯號振職大曆中終右
散騎常侍遺命以布車一乘葬贈禮部尚書季卿
在朝薦進才髦與人交有終始恠博君子也初中
宗景龍二年始於脩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
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內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

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為大學士適聖憲在是都
惜盧藏用李又岑義山劉子玄為學士薛稷馬懷素
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閣朝隱為直學士
又召徐取去景元旦徐茂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
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
春幸梨園並渭水被除則賜細柳園辟瓊夏宴蒲
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夕幸
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
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
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慢忘君臣

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日劉允濟沈佺期宋
之問闕朝隱等無它稱附篇左方

韋元日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文誠傳
于時元日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
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俄召為主客
貲外郎遷中書舍人舅陸頌妻韋后弟也故元日
憑以復進云

劉允濟字允濟河南華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
丞瓌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
舉進士補下邳尉遷累著作左郎兵部員外郎後十

二世接戰國為名臣後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
館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心手詔除著作郎
為來俊臣飛構陷而死以母老丐餘年數繫獄會赦免
貶大使尉復為著作佐郎修國史常曰史官善惡
必書使驕上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
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二張昵
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巡察使路敬潛言狀以
內憂去官服除召為修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
家人樂飲數日卒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

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賊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
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
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
波佺期爲弄辭悅帝還賜牙絳綵縵中書舍人太
子少詹事開元初卒弟全交全宇皆有才章而不
速佺期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
爲東臺評正學士之問傳儀貌雄于辯有冠武后
召與楊炯分直君璣爲館中尚方監丞左奉宸內
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朔

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
袍以賜于時張易之等悉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
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尺之間
朝隱所爲至爲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朝隱居
州並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遇張仲之家會武三
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
得其寢食令兄子曇與母祖雍上急變因巧贖罪由
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
郎詭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獲盛復往
詣結故不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

發其知貢舉時賅餉狼藉遷汴州長史未行政
越州長史頗自力爲政窮蹙刻溪山置酒賦詩流
布京師人人傳讖睿宗立以儻險盈惡詔流欽州
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爲御史劾
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桂州之間
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間有
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間荒悖不能處家事
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柰何還回邪乃飲
食洗沐就死祖雍江夏王立宗甥及進士第有
名于時魏建安侯沈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更信

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間沈在期又加靡
麗回忌吉病約句唯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
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有謂蘇武李陵也
初之間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出稱三
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擊令文直往拔取角折
其頸殺之旣之間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躄勇聞
之悉精草諫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
中歷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鳥會蠻陷
驩州授摠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
日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悉

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樂城人少與兄鍾幾弟仙舟皆著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爲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奉后有疾令住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鉏盤爲精潔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負伎調如此景龍初自隰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先天中爲秘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別駕立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慈州司倉參軍坐事免祗遲不出者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厚詔起爲右補闕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谷俯者爲太原王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二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豫脩三教珠英章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爲左臺監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在高宗時爲名

御史于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謩等分道賑贖思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餒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發且廣若無驛處馬須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輿作輟日役破歲計本欲安存更煩擾之望且責刑縣給貧須秋遣使便詔聽罷謩等行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中進士雜文卒官下憲擢進士調河南南尉累進左臺監察御史天授中奉詔按來俊臣罪憲疾其酷欲痛繩之反爲所構貶潁水令俊臣死召爲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坐善張

易之出爲渝州刺史中除太僕少卿脩國史兼脩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啓曰殿下位副君有絕人之才非以尋擿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老且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順納會卒贈兗州都督武后時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才惟憲與王適司馬鏗梁載言入第二等適幽州人終雍州司功參軍鏗河南人神龍初以中書侍郎卒事繼母孝奉祿不入私舍與弟銓伯父希象皆歷殿中侍御史希象剛直不諂終主選員外郎載言聊城人歷鳳閣

舍人專知制誥終始以州刺史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麓顯慶中累擢崇文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數折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徙雋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善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旣冠見特進李嶠自云讀書未徧

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祕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爲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各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幸擢秘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藉藉皆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

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
因之水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
漢且因之水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
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
鬼道邪墨翟在于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
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巨觀所以行皆在人
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
陛下省察不納五刑誅坐善張柬之出為南征令
賤富州司馬參軍事查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

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
司馬崔日知捕其黨遷戶部員外郎岑義崔湜惡
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
水同被禮遇義等忌之賤邕舍城丞玄宗即位乃召
為戶部郎中張廷珪為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其
援邕為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
起為陳州刺史帝封太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
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相邕素輕張說與相惡
會仇人告邕贓負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
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

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
不以行禽息殞身不祈生郭琦首不愛死向若
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亦狄
之士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
刺史豈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
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即豈有功於
國且豈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患家無私聚年
聞坐賊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
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血代豈死
臣與豈生平不款曲臣知有豈豈不知有臣臣不
逮豈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忠義也獲二
善以死臣又何求矣惟陛下寬豈之死使率德改
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隕目附禽息北郭之迹
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
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
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
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豈況告成代
崇夫也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
聞士為知己者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
非特惜豈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豈得減

死賊連化尉流璋嶺南邑妻溫復爲邑請成邊自
贖曰邑少習文章疾惡如讎不容於衆邪佞切齒
諸儒側目頻調遠郡削跡朝端不帝子載歲時款
懲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邑獻牛
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邑之禍端故
自此始具邑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
旋生諶曰士無賢身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邑
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米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
奄惟更是聽事生吏口迫邑手書貸人蚕種以爲
枉法市羅羅員奉指爲姦賊于時輒使明堂守捉嚴

固號天訐地誑肯爲閩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
還期妾願使邑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涂朔邊骨
糞沙壤成邑夙心表入不肖邑後從中人楊思勛
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爲
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
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邑
蚤有名重義愛士又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旣入朝
人閒傳其眉目瓌異至降百聚觀後生望風內謁
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媚
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

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遣勣馬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一代宗時贈秘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其家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肺謝敗游自肆終以敗云呂向字子回亡其世譜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

毋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繁髮世號連錦書彊志于學每賣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及諸王為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為文勒石西嶽詔向為鐫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鵲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鵲鳥不鳴未為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

以武等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將類稱臣奔命
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於前同
獲獸之樂是御時太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
嚴賜旨清塵縱醢單于汗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
詔著夷出仗父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資
良異始向之生父交客遠方不還少報母失墓所
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
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它日自朝還道見
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
爲流涕帝聞哀歎官安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
坊樂工娛釋其心半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

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
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
詁解時號五臣注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
然喜痛酒張嘉貞爲本州長史倬其人厚遇之翰
自歌以舞屬嘉貞自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
復與李直三極諷調昌樂尉又舉超技羣類方說輔
政故召爲秘書丞直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
畜豎奴日使頭令名目視王侯人莫不惡之說罷宰

相翰出爲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
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

孫述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也祖
希莊爲韓王府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嘉
之少孤依外家交涉輩間垂拱初詣洛陽獻書言不
報第進士終襄邑令述幼有文屬思敏年十五
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上火爐授筆成篇理趣
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舉手筆後拔哲人奇士
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又舉賢良
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

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均住拜之李邕
負才自陳州入計哀其文示述李崑鎮太原表置
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爲集賢院脩撰時海內少事
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玄
澤維南有山揚之華二月英英有蘭和風嘉禾等
詩八篇繼雅頌體使述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
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驪等皆海內有名士俄
遷中書舍人其時嘉之且八十猶爲令述求降外
官增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又喪
缺後拜舍人開元間蘇頌齊澹蘇晉曹苗韓休許

景先及狄典詔詔為代言最而狄尤精密張九齡
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職八年判刑部侍
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縣廢業年徙少
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諸子成最
知名

成字惠退推於不累洛陽長安令兄宿為華州刺
史因悻病憎成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
悻不責也稍遷太常部郎中京兆少尹為信州刺史
歲大旱發倉以賑真舊民故飢而不亡再募增戶
五千詔書褒美

術奏議据正嘗有甚喪弔者至感不易饒而具各
疑之請故答曰饒者古居喪常服去之則發喪也
今而巾幘失矣子公器亦至邑督經略使公器子
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幕府累
遷左司吏部二郎中縣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
舍人初進學誥至代宗時宿又居職速簡凡三世
會昌初遷尚書左丞建言班位以品秩為等差今
官兼臺省位僭直遷誤不可為法元和元年御史臺
白奏常參官兼大大中丞者視檢校官居本品同
類官上其後侍郎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

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之京兆尹從二品今
位乃在本品同類官從二品姆監上大常宗正卿
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正四品下
今戶部侍郎兼大夫當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
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四品
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
蓋以丞有繩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
戶部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
仕郎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有下名級各異
則正從上下不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錄及諸

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操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
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假使諸曹掾因功勞加臺省
官安得位在司錄錄事參軍上且左丞糾射八坐
主省內禁令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得彈奏之良
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揣事之輕重使理可循
雖無往比自宜行之否者雖曰舊章正可改也武
宗詔兩省官詳議皆從簡請歷河中興元宣武節
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而第範亦為淄
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季子白守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

西域神龍初遁還客邑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長應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美特少然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劔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海吳筠善為詩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耻之撻其詩以擿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脩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入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

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
有詔長流夜郎會舍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
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
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
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
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
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
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曰泣曰先祖志在青
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
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

正嘉歎復其夫結段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
舞張旭草書為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
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
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
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
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
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
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
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
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是嘗與幽州都

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
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
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
曰此魍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
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
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
元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為濟州司倉參軍張
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
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為賊得

以藥下利陽厝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為給
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
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
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縉罪肅宗亦自憐之
下遷太子中允又之遷中庶子二遷尚書右丞縉
為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
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
議者不之罪又乃召縉為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
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
數幅傳筆而化贈秘書監維工草隸善書畫名盛於

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
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
天機所到亨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
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取初拍也客未然引工
按曲乃信兄弟比身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
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山四歌湖竹里館柳浪茱
萸泝辛夷塢與裴迪游其山下賦詩相酬為樂喪妻
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衣冠川第為寺終葬其西
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聞於諸王巫闍維樂章今
得幾何遣中人之王承華公取縉泉集數十百篇備二

之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協律郎集擬當世事
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稟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
虔蒼蒼莫焚之坐論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
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
而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
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
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兩壞廡舍有司不復修
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緬故書可誌者
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為會粹虔

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
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
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
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
稱風緩求攝市今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
王維並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書畫崔圓使繪齋壁
虔等方悸死即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
戶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卒虔學長於地里山
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嘗為天寶軍
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苦著書時號鄭廣文在

官負約甚盛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
坐客寒無氈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
未之禮問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
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即曰開元盡三十年
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汗偽官
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
三年死儻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
詢吏部則相如果死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字茂挺汝鄆陽王茂七世孫祖品賢而有
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為訖室越王貞舉兵於東詣

之陳三策主不用品度必敗乃亡去各死廣陵類
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
家譜系書稱博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
父是以苦丞抵罪類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
曰是有佳兒吾以是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
類士補秘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
述皆先進器具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
遺書趙衛明淹父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
是尹徵王所盧異盧士式賈邑趙匡問士和柳弁
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力爲集賢校

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類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
至故人舍邀類士類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
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類士
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摧無庸之瑣質蒙
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
林甫云君子恨其福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
尼作春秋爲百三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
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體不足訓乃起漢
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
書高貴明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

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
武帝得與食三紀昔由沃篡晉而文公為五伯仲
尼弗貶也乃黜陳閔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
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謨承
梁人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
及作梁本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史官韋
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
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
往來鄆杜閒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
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者中書舍人
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
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
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
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
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
還因藏家書於其籍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
掌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
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
由漢泗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
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

賊方專嶺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
按思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
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
遣副大使李承武玩兵不振賴士與宰相崔圓書
以爲少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復江自古
中原擾則盜並先起宜時遣王以杆鎮江維俄而劉
展果反賊圍雒丘脅泗上軍承武遣兵往救大宴
賓客陳女樂賴士曰天子暴喪路且臣下盡歡時邪
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塵一日思歸誰致其死
哉弗納崔圓聞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
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
先生賴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已任如李陽
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
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
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
柳陸李蕭邵趙以能王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
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穎韓拯陳晉孫益
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
龍門讀路旁碑賴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
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賴士十年

答楚嚴慘或勸其去荅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
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
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
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謩盧藏用之文
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子存字伯誠亮直
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
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
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
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
官風痺卒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
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贍其家殷寅者
陳郡人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鄰後周
上庸公騰六世孫神寓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
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與豆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貞
外郎

柳井者字伯存大曆中辟河東府掌書自託遷殿中
侍御史喪明終於家初井與劉大真尹徵問士和
受業於穎士而井好黃老穎士常曰太真吾入室
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徵博聞彊識士和鈞深

致遠吾弗遠也并不受命而尚黃老子亦何誅并
第談字中庸類士愛其才以女妻之士和字伯均
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權歷世文章而盛
推類士所長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
陸

吳甫梅字茂政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
第曾皆善詩天寶中踵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縉為
河南元帥表掌書記遷累右補闕卒曾字孝常歷
監察御史其名與宰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
陽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
充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
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
倭以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二
縣隸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五縣
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
崔季童魯郡太守李蘭齊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倭
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既而卒廢濟陽以縣皆
隸東平召源明為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
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羅考功郎中知制誥

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乏虛宰相王瓌以祈禱進
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臣莫
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它不暇
及也源明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
辛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
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斂獲未
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
也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爨仆于行間日
見二三日并餓鮮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
可三也姦夫盜兒連堵橫掠磨礪以須陛下之出

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不止其甚不可四也聖皇巡
蜀之初都內財貨吏民貧產糜散于道路之手至
有乘馬馱驢入宮政繁宸者況陛下初有四海威
制不及曩時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
已詩曰三星在雷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
為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然窮吐樂禍已扼腕於
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驛騷江湖叛換詩曰中
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
下何遽輕萬乘而凍成之邪甚不可六也大河南
北舉為寇盜王公以下廩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

日月而中官冗食不減往年黎園雜伎愈盛今日
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書指使太
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須五年後
隨事蠲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
陽王忠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者過析支不日可
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
南金踰關口遇二室郵景山凌淮泗愴然而西汪
賊失勢蹙于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
鞏子計日必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
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

事人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祝妄
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
人替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悞視聽聯伏赤墀之
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
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諉
於父不孝也臣不諉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爲苟
榮冒祿圈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圈
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
幸後以祕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
者元結梁肅肅學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

五世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又辭清麗科擢太子
校書郎蕭復薦其材授右拾遺脩史以母羸老不
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轉右補闕
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
郎中

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文藝列傳下第一百二十八 唐書一百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奉 敕撰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冲名冠宗族閒
姻人語曰太冲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
達外若提湯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為人累中
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
忠支姬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為
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
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簞華母在鄴欲聞行華母

以逃爲盜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
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
養而母亡遂弃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自
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
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史
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
於窮稿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
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彊爲應
大曆初卒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
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器麗少宏傑氣穎

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
乎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汗爲故書雜置梵書
之度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士華問今誰可及穎士
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獎士類
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紆柳識崔祐甫
皇甫舟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銜
悔及爲元德秀權皐銘四皓贊稱道深掩讀者憐
其志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尉
天寶末虜寇韋陟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
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媚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

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王褒死難之士
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建邑封厚死以慰
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其君也自
逆胡構亂據雒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
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
賊心腹及魯貝棄甲苑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
盜神器鳴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列城
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為却賊欲繞出巡後以擾
江淮巡退軍睢陽拒東南咽領自春訖冬大戰數
百小戰數百以弱制彊出奇無窮殺賊兇醜凡十

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宗巡之力也
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厲起病摧鋒陷堅三軍
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
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
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
之情巡握節而死非鸛教也折骸以饜非本情也
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過惡揚善為國
者錄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紕節不
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過惡可揚瑕錄而用
棄非所以察夫人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

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復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
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
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
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據西向以
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鄢一戰犬羊
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拒其東北天使巡舉江淮以
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
分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
外援援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
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計食人損數百眾以全天下

臣尚謂功過相掩況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
貶齊植公將封禪略不書魯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
諱之巡蒼黃之罪輕於偕禪興復之功重於糾合
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既巡所保戶
口允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彊死為厲有所歸
則不為巡死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骨不掩且於睢陽
相擇高原起大家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
巡游哀巡死難不覩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
時紀錄日月浸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實巡生
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儻得列于

史官死骨不朽帝繇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多之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曆中病免客陽養卒翰為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紆自有傳

觀字元賓身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彀訟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天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又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子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大學賦詩一坐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違恤佗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

爲荊州辟置于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瘞大澤
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庫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
士孟浩然文質從美殞落歲久門裔裔陵遲立隴頽
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指
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空耗歲時
或有未達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
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
書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其亭咸通中刺史鄭
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天寶間同
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江寧
人第進士補秘書郎文中宏辭遷比水尉不護細
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閻丘曉所殺
張錫按車河南兵大集時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
親之貸餘命錫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善曉默然
昌齡工詩縝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世臣顯者亦
擢進士第有文無六好捕博嗜酒娶妻姦口擇美者
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勳貞外郎初李邕聞其
名爲舍邊之顯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
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夔陵蕭穎士與高第進

士淮南陳少游表為掌書記聲以少游擬桓文為
義士所訾興元初為河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
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
江自為詩赦宰相擇文人賈和季泌等請羣臣皆
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紓等為上鮑防于邵等次
之張濂等為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必李晟馬燧
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書貞元五年取入臣貴近
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詭指州安陽人己擢進士第未調管史思明遠
朝義敗歸邠年儀子儀愛其才留

令秘書少監大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
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
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且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
郊廟大赦各一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鬱結之氣未
除願因此時脩享獻郊廟禳有德錄賢人與天
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德宗立擢吏部侍
郎說因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人貞一以武后
革命終身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瓊之逮事玄
宗臣十六即孤長育母手夫寶中始仕會慶客河
洛祿山亂喪紀當終臣不褫衰絰又再暮懼終不

免陰走洛魏慶緒道保西城搜獲傷者為已用以
兵迫臣遂陷醜逆俄而史思明順附欲間道歸北
闕下肅宗拜臣左金吾衛騎曹參軍許留思明所
會烏承恩事路絕不得歸朝義之敗欲固守河陽
臣知回紇利野戰陰勸其行以破賊計朝義已走
臣西歸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上言與王佑偕
召先帝謂誠節白著故擢佑侍御史臣為殿中侍
御史使者官旨制詔盡言其狀則疇昔本末先帝
知之今又擢以不次雖自天斷尚恐受謗輿人傷
陛下之明今吏負未之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淮平
格以判留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譟說以投疑于上
此臣所大懼也因薦戶部郎中肅定司農卿庾準
自代不許說在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軍
裴傲謂柳載曰說事賊為劇官掌其兵大小百戰
掠各家子為奴婢不可計得有死而無厚顏乃崇
第產附貴梓欲以相邦其能又乎建中三年遂嚴
郢說與郢善微諷朱泚訟其寃為草奏貶歸州刺史

史卒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為京兆萬年人天寶末
第進士以書判超絕補崇文校書郎繇比部郎中

爲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饑部獠薄城下
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撓獠丐降邵儒服出賊見
皆拜即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
拜授兵部郎中崔寧帥蜀表爲度支副使俄以諫
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冊必出其
手爲三司使治薛邑獄失德宗旨貶桂州長史復
爲太子賓客監宰相陸贄不平出抗州刺史久疾
求告貶衢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一邵孝悌有
行晚塗文無修絜樊澤始舉賢良邵望見曰將相材
也崔元翰舉准上年五十矣邵以其文擢異等曰

後當曰詔令已而皆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
考當乙邵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
弟也擢明經甲科補胡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
詩易書春秋禮儀志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
北白鹿山之陽本門人共謚曰貞文孝父元翰舉
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比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
幕府馬燧車表爲太原掌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
竇象乘政引知制誥其詞辭溫厚有典誥風然性
剛褊不能取交及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暮不遷

罷爲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卒其好學老不倦用
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閒以自名家怨陸贄李元
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鉤校京兆吏贄贄持吏甚急而
元等自無過訖不能傳致以罪云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爲招討府掌
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旣肅清宮禁祇奉
寢園鍾簣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
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贄故有隙
時贄在翰林聞不喜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旣
任不歸省及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
里廬邁坐與非其人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
嘗薦爲御史元數義及公異被遣郢亦劾數義無美
行詔免數義官公異繇是不自振而卒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
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
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
癡而忌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妬爲李益疾同輩
行稍稍進顯益獨不調鬱鬱去游燕劉濟辟置幕
府進爲營田副使嘗與濟時語怨望憲宗雅知名
召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凌藉士衆不

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秩俄復舊官
累遷右散騎常侍大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
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三文章李益以
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鄆陽大曆初
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闕鄉尉累
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
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
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
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荅

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
翊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皆能
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
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
有子不字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止簡求皆
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來索家笥得詩五百
篇以聞中孚鄆陽人官戶部侍郎翊字君平南陽
人侯希逸表佐淄川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
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翊
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翊終

中書舍人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
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曙字
文初廣平人從韋臯於劔南終虞部郎中發晉卿
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澤右拾遺審侍御
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
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游曖嘗進官大集客端
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為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
又工于前爰另服主賜帛百後移疾江南終杭州
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為本州州佐
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
不肯北官及常袞罷宰相為觀察使始擇縣鄉秀
民能文辭者與為賓主釣禮觀游饗食集必與里人
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
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
觀李絳崔羣士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
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
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辯與愈友善詹先為
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
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為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

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為福建
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拒字降之亦工為文
陸洵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
既在道拒遺書讓出處之濠洵不全還拒名益聞
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本妄言與貞獻太后
近屬恩寵赫然拒恥之會澤潞劉從諫表拒在幕
府拒為辯質本之偽本終得罪其子積拒命拒方
休假還家積表斥損時政或言拒為之詔流崖州
賜死臨刑色不撓為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憐
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
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
自目曰高軒過一人大驚自是有名為人纖瘦通
眉長指爪能疾書自每日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
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
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
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
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父名晉肅不肯
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
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迥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

十篇雲韶諸王比肩口之然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
七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讓者時爲所取
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
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
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遣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
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
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
可謂仁支屬繫衍因緣靡滅先魂准以設不可謂孝
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于低回姑
息不可謂明且三白王以來數千古四載何有勃理亂
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
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爵唯桀黠者自謂得
計以反爲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
亂皇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
也日者張太尉猷垣捍之勤謝易定爲國老田尚
書知慮絕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
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豎
其首梁薄其翼魏斷其脛滑鍼其腹淮南承其衝
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

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目前日主上以澤潞
爲之道導既斥從史姑赦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欲
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加
斧鉞也然則中山搏薈棠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
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
雛獨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
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
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很傲者盡滅河湟
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
有玄宗之度罰無代負罪賞無遺功諸侯豢齊趙以

稔其讐考羣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漕前
鋒扼喉後陣擁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蹈邪足
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
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嬰盜橫之命不若
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爵
命而保胤嗣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莫若發一
小籍士馬士強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
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
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負而伐服而
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爲哉三則至狹也

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多足下敗則成禽矣夫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灌以流潦士將怨攜士卒崩離田修呂興發於肘腋死不得裹示未得祀臣僕以為誠子孫所不祖生為暗懷之人沒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度東討而韓退之為司馬武陵勸愈為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為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為吾地以傾諸侯出百山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為丞相之人然後分二大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瀕蔡諸將而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窺謀矣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破石埭東商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般蛇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土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為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脩事應之且河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

武陵之奇譎類如此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
判度支表武陵主塩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
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爲之武陵諫曰今縁邊
膏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
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糶還
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二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
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塩鐵度
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負財賦日成是西
北邊院官皆御史負外郎爲之始命若責真可信今
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負外父於事返不可信也

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之爲不可信即更時咸明
公之爲亦又不可信上下相阻一國交疑誰爲可
信者况一使之建碑徒走卒殆百輩督責騰呼數
千里爲不寧誠欲邊隅元氣獨漢浮民徒罪人發
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父之入爲太
學博士大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婚
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
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指笏郾讀之乃杜牧
所賦阿房宮辭既整授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
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

已得其人至第五郎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
賦見還郎曰如教改果異等後出爲韶州刺史以
賊貶潘州司戶參軍卒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
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
北還大爲裴度所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
蠻未平柳州與賊大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
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
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碎電射天怒
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
程劉二韓皆已反棫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袁

白爲伍誠恐發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
而宗元死始太子愬節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
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特號知人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勛之
裔孫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從天
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以貲裝使隨計開成二年
高錡知貢舉令狐綯雅識錡與言甚力故擢進士
第調弘農尉以活獄許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
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
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

德裕而牛李黨人出謫商隱以爲詭薄無行共誅
笮之或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
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
亞亦德裕所善絢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
京兆尹盧弘止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絢當國商隱
歸窮自解絢憾不置弘止鎮徐州表爲掌書記久
之還朝復干絢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
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榮陽卒商
隱初爲文瑰邁音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
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温廷筠
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
鎮河中表在幕府鉉復宰相引爲萬年尉直弘文
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題
初與彭城劉瑒交瑒文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瑒
稍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會瑒當國有薦逢知
制誥者瑒猥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
縣乃得除逢未試州執不可乃出爲巴州刺史而
楊收王鐸同牒署第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訕收
銜之復斥逢縣三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

歷給事中鐸爲宰相逢又以詩警鐸鐸怒中外亦
鄙逢褊傲故不見齒遷秘書監卒子廷珪進士及
第大順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
昭宗次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客成都光
化中復爲舍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
以官告使至汴客將生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
吾何德敢受令公拜卒及見卒不肯加禮

李頴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速長廬西山多
所記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千善給事中
姚合名爲詩士多歸重頴走千里以詩相合大加

獎挹以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秘書郎爲
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吳武功令於是畿民多籍神
策軍更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頴至有神策
士尚君慶浦賦六年不送睥然出入閭里頴密隨
比伍與競君慶印縣廷質頴即械送獄盡條宿惡
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
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廢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頴發
官倉庸民浚渠接故道斷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
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遷累
都官員外郎表出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

布條教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斃而建賴頓以安卒
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黎山
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家壽昌人隨加封掩云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肅有名大中時觀察
府召以署吏不應帥高其旒言諸朝賜號文簡先
生融學自力言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
蜀表掌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
成汭久之召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
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曰取先
至于時左右歡駭帝有指授疊十許彙融跪作詔
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鳳翔
劫遷融不克從去安蘭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
官

文藝列傳下第一百二十八

方技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唐書二百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
充集賢殿直學士宋祁奉 敕撰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
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
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
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各
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
書嚴謹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時者茲可珍
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幼怪又技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
號黃冠子以論議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
天曆算自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
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撫前世得失
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
史丞與諸儒脩書遷爲令太宗得祕讖言唐中弱
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旣成已在宮中
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
殺之柰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
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
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
復生壯者多殺而送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
其言上渾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
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然不能測也以勞封昌
樂縣男奉詔與蔡弄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
五曹日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曆代
成曆候者推敢密自祕閣郎中復爲太史令卒
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書傳於世子該孫仙
宗並擢太史令唐初三曆者惟傅仁均仁均滑州
人終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
爲高醫仕隋爲祕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
狄欽風痺不得挽弓權使鼓矢嚮朔立鍼其肩隅
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
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
服尋卒年一百二歲所撰脉經針方明堂等圖傳
于時立言仕爲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曰去
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小腹憊腫彌二
歲診曰腹有蠱毀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
吐一匙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者
清漳宋俠義興許胤宗洛陽張文仲李虔縱京兆
韋慈藏俠官朝散大夫藥藏監胤宗仕陳爲新蔡
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沈難對醫家
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耆防風煮湯
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權義興太
守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
得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
荅曰醫特意可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
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
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絕而愈速今之

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文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延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諸言方者與其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上之虔縱官侍御醫曹慈藏光祿卿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爲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父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崔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韋

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竇貫執曰
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
益間邪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夫綱復曰赤脉干
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
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
還果還爲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
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之幼
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
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
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
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帝
在九成宮令視李文本曰學堂坐夷眉過目故文
章振天下首生骨木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
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者
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
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
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
曰僕及夏四月數既盡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
亦傳其術爲窟穢令高宗置一鼠于奩令術家射
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

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環左右請故曰舟中人
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
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舟而
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與
天綱埒太子詹事將儼有所問答曰公厄在三尺
土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任蒲州刺史無有祿矣儼
使高麗為草離支所囚居士室六年還反為蒲州
歲如期則乃攝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
軌與鄉人請賢請占憬藏答曰劉公當五品而獲
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仁軌為尚書僕射

賢張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客死俄喪三子盡
彌萬由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徃見憬藏問之久
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
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
景佺從之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
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脩緩法曰豕視
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能坐竈
沒入掖廷裴光廷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
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
隋末又有高唐人乙弗弘禮嘗煬帝居藩召見弘

禮賀曰大王爲萬葉主所戒在德而已及即位悉
詔諸術家坊處之使弘禮摠攝海內寔亂帝曰而
昔三殿旣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遂巡帝知之乃曰
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類者不長
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敕有司監視毋得
與外語薛大鼎坐事沒爲奴及貞觀時有請於弘
禮荅曰君奴也欲何事請解衣視之弘禮托要而
下曰位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天
壽發免爲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
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維一日向蜀一
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其言絕之俄而祿山
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荅曰維日即滅蜀
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冕遂相薦于
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
乃得謹責驛史榜之吏突入射諲雨矢幾中走而
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斲服給謁梁鳳不許二
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
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

王遠知系本琅邪後爲揚州人父曇選爲陳揚州
刺史母晝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

聖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
陶弘景傳其術爲道上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
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爲晉
王鎮揚州使人介以數見少嬰髮白俄復髮黑帝懼
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
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
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
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
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詔以實遠知
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善辭曰

觀九年詔潤州即茆山爲觀俾居之璽詔曰省所
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伸
景慕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嘗就功令太
史令薛頤等往宣朕意遠知多怪言詫其弟子潘
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
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二十
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
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
遠知太中大夫謚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皆如
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中改謚升玄

薛頤者滑州人當隋大業時爲道士善天志律曆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爲太史丞稍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頤因言臣聞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臣上議帝遂罷固正爲道士帝爲築觀九嵎山號曰紫府拜頤太中大夫往居之即祠建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歲卒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出爲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馱効怪思帝聞之召詔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留內齋場禮賜殊縟時帝悉召方士

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數真僞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爲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千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爲惡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已其譎幻類若此麻高宗中太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特時召入禁內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詆毀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臣之測睿宗立或言陰有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會外置封越國公舍長龍觀追贈其父歙州刺史龍映當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死庚子蓋百

七歲云文宗下詔褒悼贈越州都督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祭酒山賓五世孫少

隨父恪令安喜更有能召鬼神者盡傳文術乾封

初應岳牧舉調黃安丞以奇技目名高宗召見甚

悅擢冀王府文學試為密室使宮人奏樂其中召

崇儼問何祥邪為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為二符割

室下藥即止曰向見怪龍怖而止盛夏帝思雲崇

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崇

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縑氏老人圍中帝

乃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士中得百錢累遷正

諫大夫帝令人閣供奉每謁見陳特政多託鬼神

為言至為武后作戲勝事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

鳳四年為盜所刺於東都好事者為言崇儼役鬼

勞苦為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殺之政贈侍

中謚曰莊擢子珪為祕書郎命御史中丞崔謚等

雜治誣服者其眾及太子廢死狀乃明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由道士擢太

史令辭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為

渾儀監以獻甫為令不諱祕書省數問災異又於

上陽宮集術家撰方域守篇長安二年熒惑犯五

諸侯獻用自陳五諸侯太史位臣命納音金也火
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為卿賦之遷水衡都尉謂
曰水生金卿無息至秋卒后葬異覆以溫儀監為
大史局云

嚴善思名讓同州朝邑人字子行父延與河東裴
玄證隴西李真蔡靜皆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
延業褚遂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太山舉銷
聲幽數科及第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
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
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為詳審使平活八百

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
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是
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
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
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
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
餘張東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
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
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治金鋼際非
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駭若別攻隧以入

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守更且有害曩襄營乾陵
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
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
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精祀四百魏晉祚率不
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
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
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
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父中宗
不納神龍中武后喪公除太常請大習樂供郊廟
詔未許善思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

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蓋二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
愆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安人神公也茹良戚私
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遷禮部
侍郎表皇后擅政為社稷憂永汝州刺史嘗語姚
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
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
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為刺史及謀
反偽除禮部尚書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
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

乃流靜州始善思為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為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寃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字向乾元中為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二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夏代之乃往折髮見二奴伏其下

獲之它日又有二奴者生戒許錢五百伺於道進鵝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適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聚以為神時有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侍郎張劼之善劼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獲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劼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為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闕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一河與說共視

隅有三坎文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
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士無氣與地脉不連譬
身瘡有補神化肉無益也說子皆汙賊死斥云

張果者晦鄉里世襲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

間世傳數百歲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

見居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玄

宗公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絕仆乃蘇

晤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峒齊整書

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有函入宮帝親問治道

神仙事語祕不傳果善息氣必留累日不食數御

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實年六七十

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天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

令和璞推果生死情然莫知其端帝力果密坐使

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

無若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

非佳酒也乃疑頃視齒焦縮頤左右取鐵如意擊

墮之輒帶中更出藥傳其斷良久齒已生齶然駢

繫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

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謬謂娶婦得
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性詭不倫談有使

至傳記曰云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有
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祿大夫
號通玄先生賜帛二百匹給扶持二人至恒山蒲
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為立樓觀觀其所夜元
者薊州人少為浮屠至長安因九仙公主得召見
溫泉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紫衣銀魚
金繒千數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喜畫素作頽廢
書世傳之天寶中有孩兒生者以伎聞能使石自
闕草為人駢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又
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
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錫金帛然卒不得帶終
裏以僕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
而西笑曰上為戲何虛也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僊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
末太常卿韋縉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
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
髮真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
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
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
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匳徧賜之擢撫銀青光

光祿大夫號沖和先生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
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衛將軍
其守誠能詔察石曰常春者千歲蟲也旱藕杜家
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
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慙憐請求藥年山遂逃去
蔡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遣甲術乾元初
官軍圍安慶縉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
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敗後召
待詔翰林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
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為王者居便可容萬乘者德
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
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
奉天賴以濟李晟為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齋一練
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
不忝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
署其左曰為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
道茂曰弟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練願易晟
衫請題衫膺曰它日為信再拜去道茂果汙朱泚
偽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
書以示晟為奏原其死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

茂曰年號元和寇次畢翦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
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
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
其地而死者大和中溫造君之發藏鐵而造死杜
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荅曰君歲
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
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饗國與家
吉而身危會中和日泌雖篤彊入德宗見泌不能
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仗士禽斬之李鵬為
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家息位宰相次息亦
大鎮子孫百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
通顯云

方技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唐書二百四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logo, possibly a stylized 'E' or 'B'.

Faint handwritten text and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vertical line and several small dark spots.

